



誰能无过誰能免禍

亞·奧斯特罗夫斯基著

誰能无过, 誰能免禍

亞·奧斯特罗夫斯基著

芳 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誰能無過，誰能免禍

奧斯特羅夫斯基 著
芳 信 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零)

北京東四大街榮昌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52千

開本 317×437¹/₃₂ 印張 3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 八月 北京 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 八月 北京 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006

定價(書) 0.29 元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ГРЕХ ДА БЕДА НА КОГО НЕ ЖИВЕТ

据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譯出。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偉大的俄罗斯戏剧家亞·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著之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丹妮洛芙娜是个小官吏的女兒，由於家庭沒落，迫不得已嫁給了小商人克拉斯諾夫。後來她受了貴族紳士巴巴耶夫的誘騙，便想離開家庭，結果却被丈夫掐死了。作者在这个剧本中暴露了在帝俄時代，貴族与商人如何以玩弄与專橫的态度对待妇女。

第一幕

第一景

人物：瓦蓮青·巴夫洛維奇·巴巴耶夫，地主，青年人。

卡尔普，巴巴耶夫的听差。

希什加列夫，文書。

扎伊琦哈（普罗柯菲耶芙娜），巴巴耶夫所住的公寓的女主人。

魯凱莉亞·丹妮洛芙娜·日米古里娜，老处女，死去的小公務員的女兒。

劇情發生在一個縣城裏。一間用便宜花紙裱糊的房間；舊傢具；一個正門通戶外，另一個門通鄰室；窗上掛着印花布窗簾。

第一場

卡尔普正在解手提包，扎伊琦哈瞧着窗外。

扎伊琦哈 你瞧，好朋友，多少人圍上來了。

卡尔普 他們幹什麼？他們要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

扎伊琦哈 好朋友，大夥兒都想知道是誰來了。

卡尔普 人家說你們是鄉下人，這麼看來，你們真是鄉下人。好吧，告訴他們：是巴巴耶夫，瓦蓮青·巴——夫洛維奇，一位地主。

扎伊琦哈 (對窗外) 巴巴耶夫，一位地主。(對卡尔普) 他們問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卡尔普 当然，是來辦事的。你以為我們是到你們這兒來玩兒的嗎？当然，有机会！

扎伊琦哈 (對窗外) 來辦事的。(對卡尔普) 你們耽擱的日子久嗎？

卡尔普 我們又不是到這兒來安家的。当然，待兩天，不會再多了。

扎伊琦哈 (對窗外) 待兩天。(離開窗子) 現在我讓他們滿足了。再過五分鐘，全城就都知道了。

卡尔普 大嬸，你的公寓滿不錯，挺乾淨。

扎伊琦哈 可不是乾淨嗎，大叔，可不是乾淨嗎；擺設雖然不大講究，可就是乾淨。当然，沒有什麼大人物到我們城裏來……

卡尔普 這兒不通公路。

扎伊琦哈 哪有什麼公路啊！不過，來旅行的上等人都住我這兒。四鄉的地主我認識的可多啦；他們老上我這兒來；到旅館裏去的少極了。

卡尔普 因為亂呀。

扎伊琦哈 可不是嗎！樓下是個小酒館兒：一到趕集的

日子呀，那簡直吵死了。哦，我請問你：你們老爺是不是那位去世了的將軍巴巴耶夫的太太，蘇菲亞·巴夫洛芙娜的兒子？

卡尔普 一點兒不錯。

扎伊琦哈 他們的莊園是叫作聖地嗎？

卡尔普 叫作聖地。

扎伊琦哈 嗯，對，對！我現在才認出他來了。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還小哪：他一跟他媽騎馬到城裏來，就到我來看我。他們是住在鄉下嗎？

卡尔普 不，我們住在彼得堡的時候比較多；現在，我們是為了辦點事情才到鄉下來的。

扎伊琦哈 對，對。喂，他是個容易接近的好人嗎？

卡尔普 不錯，還好。

扎伊琦哈 好，謝天謝地！望老天爺保佑他清吉！你們是為什麼事到我們城裏來的？

卡尔普 為了那些沒個了的法律事務。屁大的事兒，替人作什麼見證吧；也許要折騰五天哪。

扎伊琦哈 有什麼奇怪呢！你們去拜望過法官們沒有？

卡尔普 都拜望過了。——會兒他們就要派法院的一個文書來看我們。

扎伊琦哈 也許他們替你們辦事比替我們快。如果你要什麼，你砸牆好了；——我就會來的。（退場。）

巴巴耶夫和希什加列夫從側門登場。

第二場

巴巴耶夫、希什加列夫和卡尔普。

(巴巴耶夫 所以您說，親爱的朋友，这是絕對不可能的啦？

希什加列夫 (鞠躬，直搗鼻涕，用手捂着嘴)請您相信，老爺，要是可能的話，那我們就会給您……

巴巴耶夫 也許可能吧？

希什加列夫 老爺，您自己想想看：現在法院已經不辦公了，要把人員召集起來是完全不可能的；明天是休息日——是公定的節日，再下去是禮拜六，再下去是禮拜日。

巴巴耶夫 您只要想一想，我親爱的朋友，您是怎麼待我的。

希什加列夫 怎麼能怪我呢？我是个極不相干的人。

巴巴耶夫 可是，我親爱的朋友，还得四天，我在这兒幹什麼？真要命！

希什加列夫 老爺，您可以去遊覽遊覽、瞧瞧我們的城市呀。

卡尔普 瞧它幹什麼！有什麼可瞧的！你是不是要說：彼得堡不如你們的城市？

巴巴耶夫 你們这兒有什麼交際生活沒有？

希什加列夫 您說什麼呀？

巴巴耶夫 我是說：有沒有什麼社交生活，有什麼總會呀、音樂會呀、晚會呀之類的沒有？

希什加列夫 沒有，沒有。

巴巴耶夫 那麼，你們法院的人員和其他的官吏們上哪兒消磨時間呢？

希什加列夫 他們經常見面的。

巴巴耶夫 怎麼個見法呢？

希什加列夫 每天都見呀。日子是規定好了的：比方說，今天在市長家裏，明天在法官家裏，後天在律師家裏，然後在煙酒包銷人家裏，在退休的警官家裏，這麼一來，整個禮拜就過去了。

巴巴耶夫 他們在什麼時候見面呢？

希什加列夫 在六點來鐘的時候。

巴巴耶夫 他們在那兒都幹些什麼？

希什加列夫 打牌呀。

巴巴耶夫 還幹什麼？難道光打牌嗎？

希什加列夫 是，光打牌。不過照例，他們桌上都擺滿伏特卡和小吃，——應有盡有。打打，吃吃，就這麼消磨時間。

巴巴耶夫 這麼說，他們大家從六點鐘起就一直喝下去啦？

希什加列夫 不，怎麼可以呢！只有發牌的人，或是得付罰款的人才行。

巴巴耶夫 嗯，那麼，我親愛的朋友，沒法辦了，我只
好等吧。

希什加列夫 老爺，等等吧。禮拜一請到法院裏去，我
們決不會耽誤您。

巴巴耶夫 嗯，好吧，我禮拜一到法院裏去。可是得請
您寫一寫，那麼，我會給您這個……應有的酬報……
我不喜歡讓人家替我白幹。

希什加列夫 老爺，我家裏人口挺多……

巴巴耶夫 怎麼樣？

希什加列夫 這會兒就請您賞點什麼！……

巴巴耶夫 真的，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您要多少？

卡尔普 給他一個盧布，老爺，這對他夠可以了。

巴巴耶夫 (給錢) 喏……我真不好意思。

希什加列夫 (把錢放在口袋裏) 沒關係。我一百二十個感謝
您，望您百事如意。(退場。)

第三場

巴巴耶夫和卡尔普。

巴巴耶夫 卡尔普，你真粗野！

卡尔普 老爺，您要是一來就可憐他們，那他們就會養
成到這兒來糾纏不清和哭窮的習慣。沒那麼多錢給
他們。有的是人。

巴巴耶夫 那麼，我有什麼法子呢！本想出去逛逛，可

是又熱。卡尔普，怎麼辦？

卡尔普 我說呀：老爺，睡吧！走了路以後，睡覺可真好。

巴巴耶夫 那晚上怎麼辦呢？

卡尔普 晚上还是睡呀。人家說：悶就睡。

巴巴耶夫 真笨，咱們沒帶幾本書來！要是這四天裏頭
能碰上件把輕鬆的風流事，那多好啊！（從側門退場。）

卡尔普 你呀，佟胡思亂想！風流事！簡直成了癖好！
老是想風流事！他是他媽媽嬌生慣養的寶貝兒！而且他一直是跟小姐們一塊兒，在女傭人們屋裏長大的，所以他現在還追求這種事兒。從我跟他在那彼得堡一同住起，——我所看到的是些什麼事啊！真罪過！他是不是睡了？我想歇會兒。（剛要躺下：門開了）又是誰？……

日米古里娜登場。

第四場

卡尔普和日米古里娜。

卡尔普 您有什麼事？

日米古里娜 找瓦蓮青·巴夫~~和~~奇。

卡尔普 您找他幹什麼？

日米古里娜 我要是急於想見他的話，這就是說，我找
他有事。

卡尔普 您有什麼困難嗎？

日米古里娜 真沒禮貌！難道你不知道，日米古林家的小姐們一直在你們老太太家裏受到歡迎嗎？我們跟瓦蓮青·巴夫洛維奇甚至要好極了。

卡尔普 您跟他要好？我不信。

日米古里娜 也許你用某種我根本不懂的愚蠢的看法誤會了我的話。（坐下）你的差事是：你馬上去給我回稟一聲。

卡尔普 我告訴您說吧：這會兒他睡了。

日米古里娜 沒有的事，剛才我從窗口看見他了。

卡尔普 噯，大概，我沒法給您辦到。我去回稟就是了。（退場。）

日米古里娜 這年頭兒，這些新變動把很多人都給毀了。他先得明白我是什麼樣的身份，然後再怎麼樣對待我。再說，這又不是他的事，——我是不是來請求幫助！自然，在我們這種身份的人裏頭，有很多人是要找人幫忙的，可是，並不是都這樣呀。也許瓦蓮青·巴夫洛維奇在彼得堡變得很驕傲了，不肯見我！我很想讓本城的人瞧瞧，我們有的是什麼樣的交情。我想，他從前並不嫌棄我們，尤其是我妹妹塔妮亞。

巴巴耶夫登場。

第五場

巴巴耶夫和日米古里娜。

巴巴耶夫 請問貴姓？

日米古里娜 我怎麼也沒想到，瓦蓮青·巴夫內奇，您這麼快就把老朋友給忘了。

巴巴耶夫 請坐，請坐。(都坐下)真的，我一點兒也不記得了。

日米古里娜 當然，如今的世界呀，感情已經不時興了，這年頭兒最重要的是權勢，可是我們，跟京城裏的人不一樣，老記得從前的友情，尤其是我們的恩人。

巴巴耶夫 我贊成您的意見，——恩人是絕不應該忘記的。

日米古里娜 我們太感激您母親了，簡直就沒法說。她對日米古林這家子人真是好極了！

巴巴耶夫 日米古林？

日米古里娜 尤其是对我和我妹妹塔妮亞。

巴巴耶夫 (站起來)塔妮亞……塔吉雅娜·丹妮洛芙娜？

日米古里娜 這會兒想起來了嗎？

巴巴耶夫 那麼您是她姐姐嗎？

日米古里娜 魯凱莉亞·丹妮洛芙娜·日米古里娜。

巴巴耶夫 对不起，抱歉抱歉！

日米古里娜 我一點兒也不怪您，因為您不記得我，却更記得我妹妹。她太美了，就是想忘掉她也忘不了。

巴巴耶夫 对，对！她是个非常美麗的姑娘！我們倆是

很要好的朋友。

日米古里娜 这个我很清楚。我要不知道，还有誰知道呢！我是大姐，得關心妹妹。

巴巴耶夫 是，是，当然。請告訴我，她現在在哪兒？
她幹什麼？

日米古里娜 她在这城裏，結了婚。

巴巴耶夫 結婚了？日子過得好嗎？

日米古里娜 哎喲，什麼日子呀！還不是在蠢人堆裏窮混。這跟在聖地您母親家裏可兩樣！那真是地上的樂園！您母親是位最和氣的老太太，喜歡所有在你們府上的人都快樂。家裏老是有許多小姐們和少爺們；他們從早玩兒到黑。她甚至叫女傭人們跟我們一塊兒捉迷藏，還做別的遊戲，而她自己呢，却瞧着我們樂。

巴巴耶夫 嗯，是呀，是呀！這不過是不久以前的事：
我到彼得堡還不到三年。

日米古里娜 我記得很清楚：您是在三年前最後狂歡節的時候走的。您母親老是不喜歡人家悶悶不樂或是看書。她會說：“喂，你又招的別人發愁了！”大夥兒都快樂瘋了。而且，在這種快樂裏，就連眼光最尖的人，也什麼都看不見。

巴巴耶夫 再自然也沒有了。男人們、姑娘們、少婦們老在一塊兒，——沒法不鬧戀愛。

日米古里娜 在这方面您尤其顯得出色。到後來，您老是跟塔妮亞、跟塔妮亞在一塊兒，從不離開她。所以人家管你們叫一對小鴿子。

巴巴耶夫 魯凱莉亞，人非草木！而您自己呢！記得那位測量員嗎？

日米古里娜 他不值得叫人記住：後來他甚至對我惡劣極了。可是，他因對待名門閨秀沒禮貌曾受到命運的懲罰：他現在在監獄裏，就因為他酗酒和行為不軌。

巴巴耶夫 請費心講講，您妹妹是怎麼結婚的？

日米古里娜 去年夏天，您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們就完全沒人幫助了。我們那位上了年紀的爸爸，在城裏是個頂沒用的人；他胆兒小，所以他的職位也低。我們的爸爸是個小公務員，一年拿三十個盧布的薪水。這點兒錢我們怎麼能生活呢？何況我們還得應酬。最初我們差不多就沒在家裏，您母親又在各方面幫助我們。後來一切突然都停了，不久爸爸也死了。在這個時候，有人來給塔妮亞做媒……我簡直沒臉跟您說……

巴巴耶夫 算了吧，有什麼沒臉的！

日米古里娜 您這麼親切地接待我，對我妹妹又感到興趣，而我們這邊呢，却忽然做出了這麼沒禮貌的事。

巴巴耶夫 有什麼法子呢！大概是處境的關係。你們有什麼不對呢？

日米古里娜 可是，唉，您就想像不到，这种親戚關係
真叫我窘透了。嗯，總而言之，我們的处境那樣，
她不得不嫁給一个開小舖的。

巴巴耶夫 開小舖的？他做什麼買賣呢？

日米古里娜 賣菜什麼的。舖子就在那兒。招牌上寫着：
“略夫·克拉斯諾夫”。

巴巴耶夫 是的，我看到了。他是個好人嗎？

日米古里娜 照幹他這一行的人來說，他是個很好的人，也很愛妹妹，不過，您知道，幹他這行的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惡習。您想想看，他總是跟莊稼人差不了多少。這種脾氣，就是把它扔在鍋裏煮上個七年，也煮不好。可是，說老實話，他是個很顧家的人：無論黑夜白日，他都不肯叫自己休息，老是忙來忙去。至於妹妹，只要她心裏想什麼，他就給她什麼，哪怕是最後一個子兒，只要她喜歡，所以她根本什麼也不幹，像位太太似地過着；就是一樣——他的態度使人難堪，他的話也使我們很窘。總之，這根本不是我理想中塔妮亞所過的幸福生活。就她的美麗和追求過她的人們來說，她是應該坐馬車兜風的。可是現在，幾乎是為了一塊麵包，她不得不嫁給一个莊稼人，並且為他在人們面前丟臉。

巴巴耶夫 這麼說，塔吉雅娜·丹妮洛芙娜已經嫁了……可惜！

日米古里娜 您有什麼可惜的！她配不上您。

巴巴耶夫 不錯，當然。可是，您知道，由於環境的關係，我得在這個城裏待上四天，也許還得多幾天，——我怎麼辦呢！我非常高興您來看我來了。要沒您，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噯，您想想，假如令妹沒有出嫁的話，那我們就可以消磨這四天，時間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拉着她的手）對不對？

日米古里娜 現在有誰阻攔您呢？

巴巴耶夫 不過，總好像不大方便似的。她結了婚，丈夫會怎麼樣想呢？真麻煩。

日米古里娜 您別說了！我覺得，您從前對這種事有完全不同的見解。您才不管什麼使丈夫歡喜，什麼使他不喜歡哪。

巴巴耶夫 不錯，可是那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交場中；那兒行動自由得多。

日米古里娜 您怎麼知道妹妹自由不自由呢？

巴巴耶夫 （拉住她的手）無論如何，我很高興，很感謝您，在我煩悶的時候您來給我解悶兒。您不要點兒什麼嗎？別客氣，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任何東西請您隨意用！喝茶不喝？

日米古里娜 非常謝謝您。我才喝過，再說，我還得趕回家去。我要去和妹妹料理點兒事情。我可以替您問候她嗎？